

論新民主主義教育

朱

智

賢

著

文光書局印行

論新民主主義教育

朱智賢 著

上海書店印行

論新民主主義教育

版權著作★有不准翻印

基本定價六元整

著者 朱 智 賢

發行人 陸 夢 生

發行所 上海河南中路三二八號

北京西單舊刑部街三號

分發行所 聯 營 書 店

上海 北京 瀋陽
漢口 廣州 重慶

一九五〇年三月初版（滬）

總 6414-20

(200P.) 4001-6000

「論新民主主義教育」序

無疑的，中國人民解放取得基本的勝利，給中國教育爭取到了空前有利的前提，然而更值得注意的還是：二十年來人民解放底革命過程，也就是一種教育過程，因而作為這革命底最高指導原理的新民主主義，蘊藏着極豐富而生動的教育真理。中國共產黨喚起了沉睡數千年的億萬農民成為強大無比的革命力量，培養了成百萬富有自覺紀律的人民的軍隊，和無數剛毅有能的革命幹部，更進一步感化了無數的俘虜士卒和軍官，甚至於改造反動的國民黨特務分子，改造鄉間墮落已久的二流子。他們以革命為洪爐，從廣大羣衆中鍊成了無數的千將鏖鏘，而且改鑄了許多廢銅爛鐵。這二十年來，世界上破天荒的中國革命史，實在也就是世界上破天荒的教育史，因而長久的革命實踐所產出的新民主主義，便不只是革命原理，也就是教育原理。

新民主主義，按毛主席指示，「就是工人階級（經過共產黨）領導的以工農聯

盟爲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這就是團結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在工人階級領導之下，結成國內統一戰綫，並由此發展到建立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爲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這些階級意識彼此素不相同的階級怎樣能團結起來呢？只有把它看作轉變發展的過程、即教育的過程，纔有可能。就是說：這些階級在工人階級和共產黨領導之下，進行革命、反帝國、反封建，在這鬥爭過程中，認識了環境，也認識了自己，從而一步一步拋棄掉各自的錯誤意識，決心追隨共產黨前進，以便改造社會，同時也改造自己，這是革命的實踐過程，也就是教育的實踐過程。因此，我斷言：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成功，固然給中國教育工作爭取到了空前有利的前提，同時也給教育理論展開了一塊廣大而優良的苗圃。

近代教育理論，在法國大革命之前，曾由盧梭消極地開端。及大革命爆發，由於很快變質，竟未能積極地展開革命運動底教育的意義。法國那一場不徹底的大革命印入較落後國家的哲人康德的腦中，便產出一套稍進步的唯心論的教育理論，也只是一種「法國革命底德國理論」。到了十九世紀中葉，歐美許多國家先後成功了

資產階級專政，即所謂舊民主的國家，教育只被用爲保衛資產者統治權的武器，而革命意味逐漸消失。教育思想在這樣社會條件之下，無論是稱尊於前世紀的赫爾巴特派，或對峙於現世紀初期的納托爾普（新康德派）與杜威（實驗主義派），他們的教育學說只能指出真理底一鱗一爪，而全體却不免是一套歪曲理論，都不能且不敢直指真理。（參看拙著「教育哲學」，開明版）

理論是實踐底產物，不澈底的實踐自然產不出十分正確的理論。教育是發展人性的工作，而人性不能離開社會關係而孤立地存在，那末，最束縛人性的自然是人剝削人的社會關係，而最有效地解放人性發展人性的就是扭轉那悖謬的社會關係的革命實踐。這回中國人民解放的革命實踐既然發揮了高度的人性解放底效用，而給教育理論展開如此優良的一塊新園地，今後如何深耕易耨以長成新教育理論的果實，當然是我們教育理論工作者底任務，義不容辭。

朱智賢先生是一位好學篤行的教育工作者，在江蘇省立教育學院及國立中山大學主講教育有年。一九四七年，他同情於中山大學學生反飢餓反美帝運動，被反動派無理解聘，避居香港，又在達德學院與一班進步青年講習新教育以迎接新時代。

今年，他應華北人民政府之邀，參與編審教科書工作。他把兩年來寫成的論文十餘篇刊成一冊，標題爲「論新民主主義教育」，其目的在發起新民主主義教育底研究。新民主主義所蘊藏的教育涵義如此博大而精深，當然不是一下子可能宣揚無遺，而且今後革命的建設勢將盡量運用教育力量，無窮的真理又將隨着實踐而無限地展開；那末，從已往的革命實踐中把教育理論抽繹出來，又向未來的實踐求得證驗；正是今天教育研究者所應該急起直追的工作。朱先生這份著作底出版，正是這番艱巨的工作底首次號召。

林礪儒 一九四九年八月一日於北京

目次

林礪儒先生序.....一

迎接人民教育的新時代.....一

新民主主義教育的歷史背景.....七

新民主主義教育發展的道路.....三三

論新教育的勞動原則.....三六

論人性改造與教育.....四二

論行為構成與教育.....六六

論羣衆觀點與羣衆路線.....六六

論思想教育與生活改造.....九六

論集體學習與個人學習.....一〇五

新中國教育制度的規劃.....一二二

新教育改革諸問題	二七
改造學習迎接時代	三六
修訂後記	一四〇

迎接人民教育的新時代

——爲生活教育運動二十一週年紀念作——

一、新民主主義的運動

現階段中國社會的性質，決定當前中國革命的性質，新民主主義的革命運動，不是觀念的產物，而是在一定的客觀的命題之下所正確規劃出來的。

中國人民解放的道路，雖然與全人類解放的道路是不可分的，但由於近代中國社會還桎梏於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生產關係，它不可能一大步就跨上了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的階段，而必須先行團結現存的各個革命的階級，這些階級在無產階級的正確領導之下，去消滅封建法西斯的反動階級，從而建立由無產階級所領導的各革命階級聯合專政的政權，再進而消滅階級關係，向着社會主義的光明大道邁進，向着

人類解放的共同道路邁進。

這就是新民主主義革命之歷史的根源與一般任務。

二 人民教育的時代來了

教育是人類社會實踐的一環，是人類社會生活之必要的手段，它的任務與性質，不能自外於一定的社會發展的階段和性質。

在人類的原始社會中，教育與勞動生產緊密的結合着，人們在勞動中教育，在教育中勞動。但自從社會階級的分裂形成以後，少數的剝削者統治着多數的被剝削者，教育也於此時被少數的統治階級所掌握，作為其統治的手段，從此，教育在政治上的意義大過了它在生活上的意義，教育之政治的「工具性」乃露骨的表現出來。在歷史上，無論奴隸主、地主、或近代有產者們，都一樣的通過了一定的政治形式去獨佔教育、玩弄教育，把教育作為麻醉人民與壓榨人民的精神手段，這是人類教育的變質，也是人類教育的悲劇。

近代中國的教育，也與其社會性質一樣，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它為封建勢力

與買辦法西斯服務，教育機會爲少數人所獨佔。普及教育、民衆教育，成爲有名無實的裝飾品，統治者視教育者爲精神警察，企圖通過他們，使被教育者變成獨裁統治下的擁護者，或者是一些馴服的羔羊，否則便只有「格殺勿論」。在以蔣介石爲首的反動派所統治的地區的教育實施上，曾經是到處充滿了這些卑鄙無恥的企圖的。

可是歷史總是向前的，中國的人民已經團結起來、壯大起來，在無產階級的領導之下，已經對封建法西斯的堡壘作無情的打擊與摧毀，新的政權正代替舊的政權，新的教育正代替舊的教育，這一個巨變是空前的，新的政權雖然還是階級政權，但它不同於更換朝代，而是將歷史上爲反動的少數人的統治階級所用以剝削人民的政權奪取過來，使它爲一切勞動的革命的人民服務，這是人民的政治而不復是剝削的政治。同樣，新的教育雖然也不諱言是爲一定的階級服務，但它與過去的反動教育絕沒有任何相同之點，它是爲一切勞動的革命的人民服務，所以是人民的教育，而不復是獨佔與麻醉的教育。

把教育從少數剝削者手裏解放出來，使它爲多數的勞動人民服務，這就是教育

的新時代，這就是人民教育的時代。

三 人民教育的新課題

在新的政治新的社會建立的過程中，凡是志願爲人民服務的教育工作者們，都應該考慮他的具體的任務或現實的課題：

第一，在一切地區裏的教育鬥爭，都應該把握住「階級路線與人民羣衆路線統一」這一方針，所謂人民路線或羣衆路線並不是把羣衆同一而視，而是先要認識羣衆中之不同的階級背景或意識，然後以無產階級領導的人民大衆的利益爲基準，決定在教育工作上，那些人應該爭取或改造，那些事應該發揚或批評，無論是對於教師、學生、教材、或教法，都要用「無產階級領導的人民羣衆路線」這一尺度來決定清算、改造、或揚棄的立場與方法。也只有這樣，舊的才能破壞，新的才能建立。

第二，在不同的地區裏，教育鬥爭的策略與方法，又是應該不同的。在人民政權已經建立，人民教育已經獲得發展的條件的地方，與在殘餘的反動勢力統治下人民教育遭受迫害的地方，其鬥爭的策略與方法是不同的，即在同是人民政權的地區

之內，因為條件的不同，其鬥爭的策略與方法是不同的。教育工作者應該根據革命進展的不平衡性以及鬥爭的可能性來採取多樣的不同的鬥爭方式。

第三，爲了鞏固與發展人民政權，反封建反法西斯的思想教育或政治教育應該提到第一位，無論幹部教育或羣衆教育，也無論是文化教育與生產教育，都應該澈頭澈尾的把政治教育思想教育貫徹進去。而在政治教育或思想教育上，要力謀防止各種有害的偏向，如教條主義、官僚主義、過左或過右等等。

第四，凡是忠於人民的教育工作者，都應該在思想與行動上、在理論與實踐上，隨時隨地，去考慮、去爭論、去實施、去總結現實教育改造上的一切具體問題，無論是制度、課程、或方法，都要根據人民的現實的觀點去改造舊的，建立新的。

四 走人民教育家陶行知的路

一切的人民教育工作者，都應該向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學習。

陶先生是在反動統治下堅持人民教育路線的最偉大領袖的之一，他不顧一切的

迫害，堅定的爲人民而教育，爲兒童而教育，不斷的向人民學習、向兒童學習。在他的行動和言論上，給我們留下無限的寶貴的楷模和指示。陶先生的路線，就是今天人民教育的路線。我們教育工作者，應該向陶先生學習，學習他那種爲人民教育而獻身的殉道精神，以及他在人民教育工作上的那些天才性的創造！

新民主主義教育的歷史背景

一

在社會的構成上說，一定的社會構造決定着一定的文化與教育，而文化與教育又能相當的給予社會構成上以作用或影響。從社會的發展上說，不同的社會構造決定着不同的文化與教育，而文化與教育又能相當的給予社會發展上以作用或影響。在新舊社會交替的時候，有舊的社會所制約着的舊的文化與教育，它們是爲舊的社會服務的；也有由新的社會所孕育着的新的文化與教育，它們是爲新的社會服務的。當新舊社會矛盾發展的時候，不但表現了新舊社會之文化與教育的鬥爭，而且新的文化與教育如果能與新的社會力量的發展配合時，那麼，這新的文化與教育，同時也是否定舊社會力量的一個有力的武器。

二

中國在鴉片戰爭以前，有一個漫長的階段，是封建社會的階段，封建社會的經濟是小農生產的自然經濟，封建社會的政治是封建地主對廣大農民的專制統治，農民像牛馬一般的用他們的血汗來供養地主階級。地主階級的代言人韓愈就說過：「民者，出粟米絲麻、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者也，民不出粟米絲麻、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則誅。」因為封建生產技術的落後性，本來就無須像資本主義社會那樣的「普及教育」。加之封建統治要求人民愚昧無知，安分守己，以便統治，所以也不願給人民以教育。孔子說：「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帝俄時代的一位教育部長也說過同樣的話，他以為教育同食鹽一樣，不可給民衆吃的太多，否則不但無益，而且有害。因此，封建社會的教育，乃是為統治階級所獨佔的，完全是特權階級的教育。這種特權教育，具有兩個特點：第一是治術的，統治階級把教育作為訓練統治人材的工具，第二是裝飾的，讀書不是為了生活，而是為了裝飾身份。